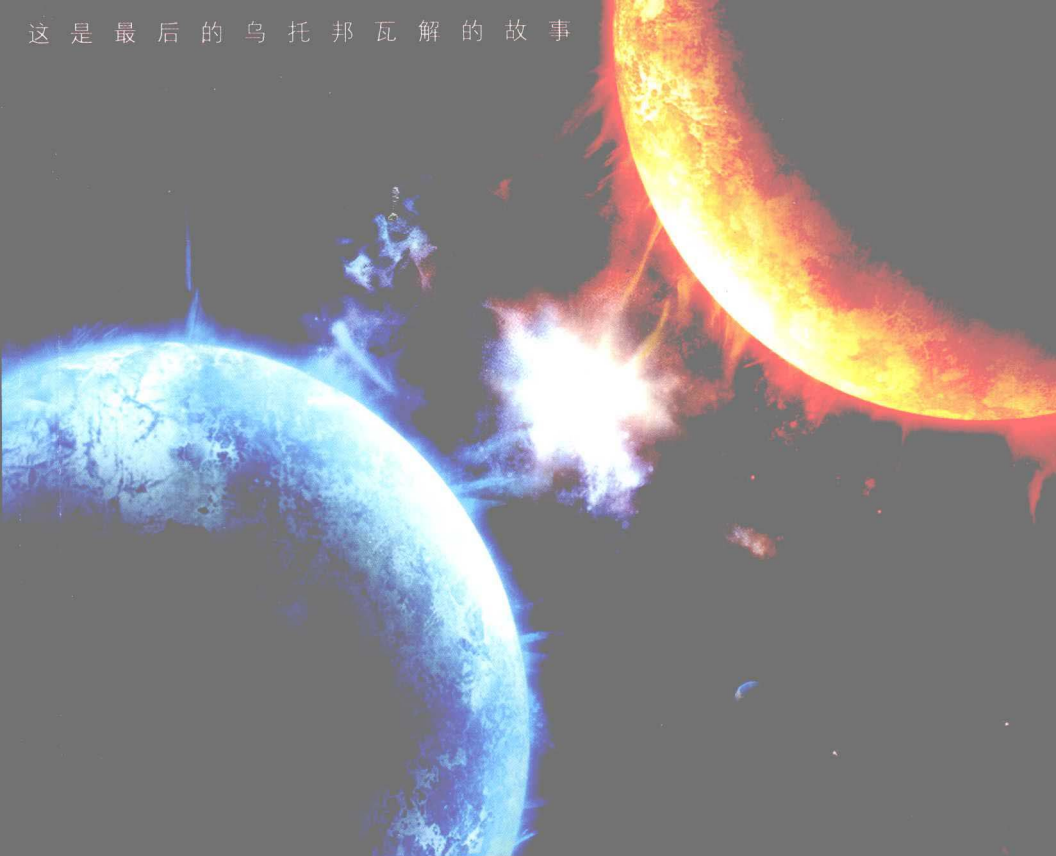


这是最后的乌托邦瓦解的故事



回到卡戎

■ 郝景芳◎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回到卡戎

郝景芳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到卡戎 / 郝景芳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133-0811-3

I. ①回… II. ①郝…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0851号

回到卡戎

郝景芳 著

策划编辑: 心 弈

责任编辑: 心 弈 褚 盟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九 一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875

字 数: 252千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一版 2012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811-3

定 价: 3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录

	云之光
3	引子
5	书
23	晶
35	信
53	膜
70	徽
89	石
108	翼
122	船
137	风
149	沙
152	星
165	晨
177	作为结束的开始

	风之翼
183	引子
185	路迪
200	纤妮娅
213	瑞尼
227	洛盈
243	吉儿
251	皮埃尔
261	索林
269	洛盈
285	瑞尼
303	安卡
318	汉斯
330	洛盈
336	是结束也是开始

云之光

引 子

“瑞尼医生，当年战争的动力是什么呢？”

“应该说是……自由。”

“种族自由吗？”

“那倒不算。我们至今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种族。”

“那是阶级自由？”

“也不是。当时参与战斗的有各种各样阶级的人。”

“那是什么自由呢？”

“生活方式的自由吧。”

“就像美国的独立？”

“有一点。但不全一样。”

“可是地球人说我们没有自由，他们才有自由。”

“你觉得谁更自由呢？”

“我说不清。自由的定义是什么呢？”

“你对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洛盈咬了咬嘴唇，忧伤地看着瑞尼，说：“我不知道。这是我生活最大的困扰。”

书

在火星上看火星，火星城市是远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一样的地方。与巴别的梦想相似，空中花园的梦想也在火星的城市中绚烂地复兴。整个城市是一个巨大的整体，房屋线条流畅层层叠叠，平台和廊柱相互连接此起彼伏，玻璃的穹顶下到处都可以见到盛开的鲜花和繁茂的草，绿意盎然，晶莹剔透。

火星的城市布局有漂亮的几何结构，像用尺规画出一连串图案，在阳光下浑然一体，闪闪发光。在空中俯瞰，最突出的就是每个社群中央的中心建筑，零星散布在整个城市，像沉睡中蛰伏的巨人或收翼的飞鸟，以不同的姿态遥相呼应。它们通常远远高于四周，如同中世纪每个城镇中央都有的高大的教堂。小路在它们周围环绕，向四周延伸开去，三角与圆相互内切，条幅似的步行街构成四散的光线。民居常常是六角形的院落，相互比邻，一重一重绵延连续，铺成浩瀚的海洋，齿形小路在它们门前滑过，延伸到下一个社群。

整个城市不存在视觉上的中心，北面有一串小塔矗立，南面有一排庞然的斜面，西面有大片牧场，东面有九座巨型圆柱形水塔。隧道车凌驾于连绵的屋顶之上，从高空俯视，如同一幅光滑无阻滞的曲线之画，繁密设计却毫不纠缠。

这样的城市是对数学的敬意。发达的古代文明多半崇尚数学。苏美尔文明数学高超，发明了沿用至今的六十进位；埃及文明的金字塔就是几何的巅峰；而希腊文明更是相信数即宇宙，数的和谐代表了宇宙真正的美。火星是荒漠里画出的城市，从无到有的梦想，大地上的几何就是无限接近的柏拉图的饼干。

火星与古代文明的另一点相似之处就是天文学发达。暴露在几乎无遮挡的太空里，他们的目光从一开始就面对深邃幽黑的宇宙苍穹。夜空即白日，黑暗即光明。他们理解夜空，就像山川的居民理解山，海岸的居民理解海。

数学与天文学是火星人的灯塔，每个火星人都知道它们的重要。只是他们的精神核心与古代文明完全不同。他们并不用天文学来猜测神的意志，也不用数学接近神的恩宠，他们只是热爱精确，热爱对宇宙恰如其分的真实的表达。这同样是一种神的观念。他们是一个没有神的种族，只有一种客观精简的准确感，才能让他们共同信任并深深依赖。

这样的内部逻辑一般人已经很少提及了。但是瑞尼始终心知肚明。他是一个写史的人。

在地球上，看火星，火星不是真实的存在，只是抽象的荒芜，在书本间低调铺陈。洛盈只能在图书馆里见到它，在无人问津的图书馆，在高昂的木头书架间找到它，打开书页，看它和宇宙爆炸、罗

马帝国和蒸汽机车混在一起，画在字体密密麻麻的烫金词典中央，表面荒僻而粗糙，切去一个角，露出一层又一层的地质构造，一旁标着数字，用箭头指出它身体每一个坑洼的来源，像展示解剖标本一样展示它最内部的伤疤。

展示的书页静静陈列，时间在书架间灰飞烟灭，种族在大雁的归途中迁徙，兵器相击，机器疯狂运转。厮杀、叛变与光荣，泥土与血液混合，字里行间喧嚣，历史混杂，在阳光下安静的图书馆里化成一碰就碎的尘埃，脆弱、灰暗，无人问津。世界在细小的字里变成数，变成抽象的面孔，变成不存在的幻觉。洛盈的火星在其中。她从它怀抱里出生长大，可它在书上变成漫画般的灰色尘埃。

那同样是对客观的崇拜，一种冰冷而傲慢的客观，用客观的声调讲话，讲出审判，不容人抗辩，也不留羞耻的空间。它告诉洛盈，看，这就是你的世界，一个简单而荒芜的东西，一颗灰色的丑陋的尘埃。

这些讲述一般人已经很少注意了，但洛盈一直默默注意。她是一个寻找历史的人。

沙漠宫殿的一个角落，洛盈坐在轮椅里，纤细的身影就像宫殿威严城墙上栖息的一只小鸟。

理论上讲，洛盈是火星的公主，但她却不像古代的公主那样前呼后拥。她不能像赛米拉斯公主一样愁容满面地叹息说“生活真无聊”，也不能像冰美人褒姒一样对珍宝不屑一顾。没有人为她建起浩大的城池，也没有人给她点燃远处的烽火。她是孤独的公主。她的兄长和祖父正在议事院激烈地讨论工程政策，而她的朋友正在各自的工作室里进行艰难的回归。

如果在古代，她应该是坐在阳光照耀的蔷薇花园，露出甜美撒娇的微笑，向身边忠实英俊的带剑护卫懒洋洋地讲述自己多年游历的奇遇。可她不在古代。她活在最现实的火星。她面前是医院天台的一处小小的浅水池，人影稀少，地面是光洁的磨砂玻璃，绘有乳白和米黄色的大块菱纹，直径三米粗的立柱撑起一面辽阔的巨型玻璃墙，地面沿墙有控制灯，明亮温暖都得由自己开启操作。

她身边没有骑士，只有瑞尼医生偶尔的陪伴。她每天独自来看落日。如果没有病人，瑞尼就来陪她一起。

看落日的习惯在地球养成。火星的落日直接简洁，白色的太阳在黑色星空中沉入地下，没有云霞的缠绵，没有从冷到暖一道道光的消失，只有周遭的事物一点一点沉入暗中，遥远的群山在落日余晖中变成深色的剪影，深广磅礴，厚重温柔。虽然与地球不同，但洛盈仍然喜欢。她看落日的时候会变得安静，连回忆也会很安静。

瑞尼有时会坐在她身旁，背靠着巨大的玻璃墙，听她慢而犹疑的回忆的讲述。

“第一次听到别人说爷爷是独裁者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和受到侮辱。不仅仅因为爷爷是亲人，人有一种维护亲人的本能的尊严感，而且更重要的是，爷爷一直是火星的英雄，我能想到他被地球人称为敌人，但没想到他被称为冷血的暴君。这二者是不一样的。被地球人称为敌人不妨碍爷爷做火星的英雄，但如果他是暴君，那就是火星的敌人了。”

“你信哪一种呢？”

“我不知道。我一直留着疑问到现在。谁都没有敢问。”

“为什么？”

“因为一种可笑的害羞和恐惧感。我怕当面被告知我不希望听到

的真相，既不能否认，也不想承认，怕那个时候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瑞尼顿了一会儿说：“这并不可笑，一点都不可笑。”

洛盈看着瑞尼，轻轻抬了抬嘴角，露出一丝感激的笑容。她并不熟悉瑞尼，但她敢于告诉他这些，是因为他的包容。她觉得瑞尼身上有一种她期望获得的深厚的沉静。他很少急躁，向她解释事情的时候平静宽容。偶尔她有气恼与悲伤，他便为她拆解事件背后的前因后果，让她的动容慢慢化解在自然而然的漫长河流中。那样的拆解让人觉得淡定，如同雪山上的树不随风坠落。

洛盈觉得，瑞尼并不像一般的医生，倒更像是一个作家。她时常看见他在窗口写作。一张长方形小桌，除了笔记本和台灯空无一物。他长久而专注地思考问题，手撑在紧闭的嘴上，偶尔抬起头，圆片眼镜对着窗外，微微反射着远方的光。她觉得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包容她的疑惑，那么就非瑞尼莫属了。当她想诉说一些事情的时候，最希望对面的听者所具有的品质就是波澜不惊，他也许不必指导什么，但是他不会教训什么。

“早在我到地球的第二个月，就有一件事让我感到很诧异，令我猝不及防。”

洛盈停了停，陷入回忆的画面。到地球的第一年，是她感到最困惑的一年。

“刚到地球时，是我的舞团帮我联系租的房子，在角锥大厦九十层，房间很大很舒适，房东是一个独居的老太太，富有而文雅。那是我的第一个房东，我小心翼翼地保持礼貌，老太太人也很客气，我度过了最初一个月宁静的时光。

“在第二个月的一次晚餐上，我提到火星上的生活，老太太忽然

大为惊异地问：‘你是火星人？’

“我很奇怪地说：‘是啊。您知道吗？’

“‘不知道。’她说，‘我知道你是舞团的。但是我们从不问房客的背景。’

“她解释完，忽然做出了让我觉得很诧异反应。她一边说一边开始动情起来，眼里露出慈爱而悲伤的目光，拉着我的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热切关心我的各种生活琐事。

“她从那天开始待我格外好，常常将我揽在怀里像孩子一样，给我买很多好吃的，还带我出去给我介绍地球。我不知道这突如其来的好意的原因，但我很感动。看到自己的身份能够引起这样友好的关怀，心里隐隐为自己的血统骄傲。

“直到有一天，她一句无意的表达突然让我明白了这变化的真正理由。

“那天她看着我，无意中喃喃地叹道：‘这么好的一个孩子，怎么生在火星了呢。’

“我顿时很惊讶。我即使再小，也能听出话里的意思。

“我连忙问：‘您为什么这么说？’

“她慈悲地看着我：‘听说你们从十岁起就被政府逼迫做童工了是吗？’

“那一刻，我全身的血液开始冰凉下来。我忽然明白了老太太慈悲的目光是什么涵义。那是一种对从乞丐团和孤儿院的悲惨命运中走出的孩子特有的怜悯，因为同情他出身和生存环境的恶劣，露出一一种热情善良却无意中高人一等的慈善。我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以我在火星十三年的成长所学，我一直相信火星是一个比地球更先进更发达更美好的文明世界，怎么在她的印象中突然变成了乞丐团

和孤儿院似的地方，竟然让人一听就能怜悯到如此的程度？我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

“后来我搬离了那个房间。房东太太的好意让我觉得难以面对。我在日记里记下了那些好意，在心里记得感激，但我觉得我没办法面对那种怜悯。”

洛盈说完，低低地看着自己的双手。她小时候以为自己最害怕面对的是他人的敌意，可是后来她慢慢发现，她更难面对的是怜悯，是一种当自己并未索取而对方主动倾情授予的怜悯。

瑞尼一直凝神听着，并未插嘴。

看她停下，他双手交叉，想了想问道：“我猜，她说的是选课实习吧？”

“是。”洛盈点点头，“我也是到第三年才反应过来。就是指这个。我当时很想再去找她解释清楚。只不过那时已经在地球的另一边，再也没见过她了。”

“她可能也已经忘了。”

“是。这样的事，只有我自己心里记得清楚。”

洛盈又停下来，想了一会儿接着说：“其实这件事我自己也不能说想得很明白了。我只是明白她话语的缘由，但却不知道怎样评价。我不喜欢她的话，但我不能不承认她的话有她的道理。

“还有一次，就是关于创意大赛那一次。”

创意大赛。洛盈停下来，在心里默念了一次这个词。她忘不了这个词。

创意大赛是火星孩子最重要的比赛，每三年一次，涵盖所有十四岁到二十岁的少年，不限形式、不限题材，只比创意。每个小组提交一样作品，只比哪一样作品想法最为新奇，实现最为巧妙。

好的技术和创意有可能被直接选做国度未来的重点项目加以实现。

创意大赛总是能吸引所有女孩的目光。她们小时候都曾热情洋溢地盼望它的到来。除了王子公主的爱情童话，她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登上创意大赛的舞台，不管是作为选手，还是作为端花环的仙女姑娘。那些姑娘用长裙扮成希腊女神，用郑重的口吻宣布金苹果的归属。她们坐在屏幕前，坐在牧场边的栏杆上，手托下巴，想入非非。她们全心全意盼着自己能登上舞台的那一天。那段时光像水彩画一样简单欢乐、方向单一。

那是她带到地球上的第一个气球，也是最早破掉的一个。

“这算是我在地球遇到的又一次冲击吧。”洛盈停了一会儿又继续说，“出发去地球的时候，我还对那种荣光无比倾慕。我身上带着一个小本子，本子里画下插图和杂乱的标注，打算一路走一路学，学到新东西带回火星参加创意大赛。那愿望就像个气球，在我行李后面飘着。在地球上的第一年，我还确实认真将小本上的计划一点点付诸实施。我学着用网络，在网络上搜寻新颖奇特的产品，不懂原理，但记下说明。我还曾偷偷跑到大学的课堂，混在学生堆里，记下似懂非懂的概念，以备不时之需。

“就在一个大学里，我的气球破了。

“当时我和教室里一个女孩说话，那个女孩比我大几岁，在课堂上抽着烟，有一股满不在乎的饱经世事的神态。我想向她询问一个化学名词的概念，她回答了，反问我为什么这么小就想学这个。我解释了，那个女孩开始饶有兴趣，问我们为什么参赛，获胜者有多少奖金，我说没有奖金，她便问获胜的作品能卖多少钱，我说不能卖钱，也不能提升个人，但能获得更多向他人展示的机会，如果能被用上纳入城市建设，那是无上的光荣。